

雪窗煨芋

高风华

前段时间去安顺，见街巷里有个烤红薯的摊儿：一口陶缸，炉火正红，薄铁板盖住缸沿，里面有铁算，红薯放算上烤，摊主每隔三五分钟揭开铁板翻下身。烤熟了，用字纸包好卖。摊主是位齿白唇红的年轻女子。正欲买几个给同行尝尝鲜，自己也沾光大快朵颐，美女莞尔一笑，说，不是红薯，是芋头。

忽然想起苏东坡的《煨芋帖》：本草谓芋土芝，云益气充饥。惠州富此物，然人食之不免瘴。吴远游曰，此非芋之罪也。芋当弃皮，湿纸包，煨之火，熟乃热啖之，则松而腻，乃能益气充饥。今惠人皆和皮水煮，坚韧少味，其发瘴固宜。丙子除夜前两日，夜饒甚，远游煨芋两枚见啖，美甚，乃为书此帖。想来东坡书帖时，人生境界应该是到了大彻大悟的高度。其用笔一改早期的妩媚字态，变结体为短肥，古朴厚拙，笔墨更显老练和娴雅。李泽厚说他对人生的空幻、悔悟、淡漠，“求超脱而未能，欲排遣反戏谑，奉儒家而出入佛老，谈世事而颇作玄思”，毕竟丧妻亡子贬谪贫苦，那一项足可以击垮一个凡人。回到帖上来，如果把书道比作禅道，那么，《煨芋帖》就是中土的布袋和尚：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；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

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仅隔两天，也是那一年的除夕，东坡又去造访吴远游，吴远游照样用烧芋招待他。那一年的除夕不知是否下雪，但食芋后的东坡明显感受到了友人的温度，挥起笔来，七步成诗：“松风溜溜作春寒，伴我饥肠响夜阑。牛粪火中烧芋子，山人更食懒残。”这一吟不打紧，让一个物种得一诗一帖双绝之名，让烧芋之法传遍祖国大江南北，让

去采访一个患白血病的同学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，也不知道他又会带着一副怎样的面孔等待和接受着我的采访。去时，车子在圩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，我望着窗外，总想在这万木葱茏的季节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场白，直到车子拐入一条羊肠小道，我都没有找到切入点。村主任告诉我，他就住在前面的那个村庄，这是一条死道，事后我们还得掉头回来。

是啊！我们能掉头回来，可那孩子呢？他是否也能从病魔的死胡同里掉过头来？我越是这样想着，心里越感到不安。

下了车，雨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鸟雀们在树冠里追逐鸣叫着，蝉在枝头上声嘶力竭地呐喊，此起彼伏的鸣声响彻整个村庄，仿佛是在邀约那些无事的孩子们。栀子花在村头屋尾静静地开放，散发出诱人的清香，这一切，与我童年的生活多么相似，无处不有属于农村孩子们的质朴的快乐。我很庆幸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弥足



等待 佚名 摄

雪窗煨芋从此成为文人雅事并逐渐走向民间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大雪封门，柴扉未掩，篷窗飘雪，竹乱桐疏。满世界一片缟素，一片静寂。此时最宜芦花被下，卧雪眠云。只是兴逐时来，景与兴会，披襟兀坐，跋履前行，添薪地炉，挑灯煨芋，正所谓饥来吃饭倦来眠，看起来寻常起居，却极富韵味，像是做文章，极高寓于极平。余煨煨芋，取的是慢烧慢烤之法：急火会焦糊，无烬则难熟。芋熟，用字纸包了，撕去皮，趁热吃，那个惬意劲儿，就甭提了。所以宋时民谣，传颂至今：深夜一炉火，浑家团乘坐。煨得芋头熟，天子不如我。

汪曾祺在写给黄裳的信中说，“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，若萝卜、若地瓜、若山芋，都极有爱好，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，此非矫作，实是真情。”在中国历史上，无数个像汪曾祺那样的文

人，为那团朴素温情的人间烟火剔柴加薪；无数个家庭在薄寒中夜，吟唱“今夕何夕夜未央，天寒拥炉更夜长。缩肩环坐有饥色，呼童取芋灰为塘……”；无数个在寒夜里苦读的士子，梦想那个传说中的煨芋和尚给自己带来好运。

“煨芋当时话已新，如今拈出更精神。”那个名唤懒残的和尚，想来应该是又懒又残，惹人生厌。他吃别人剩下的，穿别人不要的，住别人厌弃的牛棚，总被人瞧不起。但每逢月华如水的时候，和尚却是就着月光在牛棚诵经。一日，一个名叫李泌的落第秀才来到山中，巧遇和尚。李泌觉得此人虽肮脏，眉目间却有一缕仙气。赶忙拜见，求助和尚指点迷津，为什么自己屡试不中。此时和尚正用牛粪生火煨芋头，无暇作答，便递给李泌一个熟芋，说，吃吧。李泌拿起就吃。和尚问，几口？李泌答，十口。和尚笑着说，可做十年宰相。“吃得菜根，百事可为”，和尚深谙此理，不

愧是活佛转世，李泌后来果然作了十年宰相。

“牛粪生火煨山芋，不朝天子不羨侯。”人们哪里是在求神拜佛，哪里是在一枕黄粱？千百年来，樵子负薪危峰，渔父横舟野渡，林间松韵，石上泉声，草际烟光，水心云影，向来是中国士大夫们向往的意境。说什么寄寓自然的理想，说什么超越世俗的格局，那太遥远了，对于百姓来说，其实只是求得那份闲适，求得那份自由，就这么简单。

雪夜的乡村，永远是散漫而惰性的。雪霁后的夜空，明亮高远，月华如水，洒落在冰雪未化的瓦垄、老树和枯藤，洒落在人迹板桥、鸡声茅店，像一幅静穆的高宋古画，像乡里人家岁朝清供。人间有味是清欢，芋头好就好在不用油盐，也能煨出一段岁月来。

率性的袁枚却不这样看，他总是站在尘世的制高点，以笔扫千军之势，以“俗人不知”的姿态，俯视着烟火里的人们。他悉心地教导人们，把芋头切碎作鸭羹，用芋子煨肉，和豆腐加酱油煨，选小芋子入嫩鸡煨汤。在《随园食单》里，他还这样写芋头：“芋煨极烂，入白菜心，烹之，加酱水调和，家常菜之最佳者。”

可是袁枚入世既深，他哪里懂得人们痴迷于雪窗煨芋，不著油盐，不调五味，只为一份对田园山水的仰慕，对粮食土地的敬意，只为一份诗意的表达，一份冲淡的情怀。

淡薄是田野的原色，是绵延的乡愁，是书页里的毛边，是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”。

莫嫌淡薄少滋味，淡薄之中滋味长。

那个患白血病的男孩

石泽丰

珍贵的童年，然后踏入大学的校门，走出农村。

那个孩子跟我一样，也是从村庄走出去的一名大学生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广东一所知名大学。带着自己的梦想，带着父母的期望，去年，他为求学而远走他乡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入学体检时，他被确诊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m4（急性髓细胞白血病）……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，又是如何背着书包离开学校，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，又是如何鼓足勇气，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说出实情的。

许是知道我们要来，他坐在堂屋里，静静等候着。看得出来，这是1990年代盖的瓦屋，屋上瓦砾碎了许多，石灰墙也有些斑驳。看到我们朝他走来，他起身，回以微

笑。他的右手捂着左胳膊上输液后绑上的纱布，神情淡然，丝毫不见恐惧之色。

他的母亲从灶屋里拿出一瓶开水，给我们倒水，眼角挂着泪水，哽咽着说不出话，村主任见状，让她坐旁边歇着，他来代述。从村主任的话中，我们得知，孩子现辍学在家接受化疗，每次化疗费用最低需要3至4万，至今已做了4次化疗手术。因哥哥的骨髓与他的不匹配，现在只能在家边化疗边等待有相配的骨髓出现。为给他治病，孩子的父母四处奔走，家庭已举债14万元。

话说到这里，我分明看到一个原本朝气蓬勃的家庭正在一步步向苦难沉陷，而一旁的我们，则充斥着满满的无力感。幸而，与我

们同去的还有一个企业老总，他当即捐出了1万元钱。孩子充满感激地接过钱，频频向我们躬身致谢，然后又慢慢说着他患病后就医的点点滴滴。

坚强、镇定、无畏，是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留给我难以抹去的印象。谈吐间，他没有半点绝望的情绪，只是他的母亲，在为他下一次的化疗费用，盘算着家里唯一一头耕牛可以变卖的价值。他说，化疗一次只能管一个月，一个月后又得接受化疗，以透支父母的血汗，来延续他的生命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样的化疗可以让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支撑到哪一天，唯愿那个相配的骨髓能来得早一些，更早一些。

采访结束，我们一行人上了车，车子向侧面一拐，艰难地掉过头来，然后朝着原路返回。人生与行驶的车辆何其相似！在幸福的大道上，我们也许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人，马不停蹄地为功名利禄劳神伤神，而有朝一日，一旦生命拐出了平安健康的轨道，要想掉过头来，又是何等的不易。